

夏昌铭◎著

本色

B E N S E

长篇小说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夏昌铭◎著

本色

B E N S E

长篇小说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本色 / 夏昌铭 著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2.11

ISBN 978—7—5354—6019—6

I. 本… II. 夏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47457 号

责任编辑: 方莹

责任校对: 陈琪

封面设计: 火凤凰设计室

责任印制: 左怡 邱莉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仙桃市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: 16

版次: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212 千字

定价: 32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你不能让我改变什么,你仅能帮助我认识我自己。

——夏昌铭

序 言

今天，我有勇气创作长篇小说《本色》，首先得感谢生活给了我强者的意志，明智的启迪——你应该有勇气认识你自己！是的，我应该有勇气认识我自己，只有这样，我才敢面对在生活中艰难的跋涉者做这样的宣布——我到底是谁？

我到底是谁？命运多舛，年逾半百，在人生的浮沉中，仍保持着人性的本色，用超越生命的断裂熔铸着灵魂的整合——这就是我。

当我拿起笔，痛苦地抽拔性灵的真实时，我不能不感受到我创作的人生三部曲《本色》、《浮沉》、《还我风流》的字里行间那荡气回肠、源于生活的心灵的颤抖，感悟到重塑自我的庄严涅槃。

这是一种摧残极致的沉重检视，是理想和现实的博弈，更是灵魂深度的剖析。正是一张张面孔，一段段过程，命题着我的写作立意。尽管不堪回首的经历，曾给我留下精神和肉体的创伤，但那毕竟不是生活的本质，因为，每当我在艰难岁月中跌入低谷，生活的浪涛又会把我高高托起，让我在逆境中看得更远……

我常常对自己说，不必求得名利，不必求得爱情，不必求得伟大，但求进入生活的深层，默默追求平实的理想，用真实的自我来承接生命的原色，在悲壮的祭祀中埋葬丑恶的事实，凛然无畏地去解读人生，创造人性的真善美，从而证明风雨人生永远超过昏愤的残喘。

不管我将跨越多么漫长的黑暗……

点亮我心中的明灯，那就是天堂。



当热烈的掌声伴着歌唱家刘宜老师走下主席台时，我作为老山前线慰问团报告会的主持人，迈着矫健的步子走到主席台上。我用手一抬麦克风，缓缓巡视着活跃的会场，平静地问道：“朋友们，生命的价值是什么？”

这没有任何开场白的提问，使活跃的会场顷刻安静下来，数百双眼睛凝固似的看着我，大家都陷入沉思。这正是演讲的艺术，单刀直入的即兴开头收到了效果。我略一停顿，话锋一转，用低沉凝重的声音回答说：“那就是为了我们的祖国，渴望生存而放弃生存！”

全场沸腾了。不时有人向我挥动手臂，伸出食指和中指，做出象征胜利的V字手势。

“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得好一些，更好一些，是的，更好一些。因为，我们都热爱生活，热爱青春，热爱生命”，我接着说：“但从刘宜老师来自老山前线的报告中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：位卑未敢忘忧国，事定犹须待阖棺。战士万岁！”

青春激昂，掌声像暴风雨一般席卷整个会场，回声轰鸣。

“我们的战士都很年轻，是我们的同龄人。他们是那样渴望人生，憧憬明天。可是，为了祖国的利益选择生存和死亡时，他们却慷慨长歌卧沙场。这里，我不禁要问，他们所付出的热血和生命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这——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？”我再一次停顿下来，把时空留给会场，然后用从容的目光观察着一张张沉思的脸庞。突然，在我的视线中，发现了一双凝视我的眼睛。这双眼睛很美，像秋水，清澈、明朗、流畅，浸透着美的韵律。我的心里一动，一种近乎朦胧的感觉，柔情似水，美不胜收，使我不由自主地把目光停留在这双眼睛上。在目光的交流中，这双眼睛羞涩地一挑眉梢，眼睑悄然拉下，眼眸灵动一闪，更显调皮与妩媚。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，拨动着我的心弦，像一曲优美的歌，让我

忍不住再看她一眼。然而，这只是瞬间的目光邂逅，理智又把我拉回到老山前线慰问团报告会场上。

“朋友们，我们是生活在和平的年代，枪炮声离我们很远很远，而我们的周围，美好的东西又实在太多太多，我们也希望尽可能多的东西为自己所拥有。”我重新调动起感情，用富有感染力的声调说道：“但是，当我们面对现实，在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，堂堂的炎黄子孙，该做怎样的抉择？想想我们老山前线的战士吧！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抛弃，还有什么物质得失要去斤斤计较呢。朋友们——老山前线的战士就是我们的旗帜，紧跟他，踏着他们的脚印，用热血点燃的青春，在生命的拥有和失去之间，真实地用无私奉献来回报我们的祖国。”

会场燃烧了，一排又一排的男女青年站起身来，手挽着手，肩并着肩，唱起了雄壮的国歌：

起来，
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
把我们的血肉，
筑成我们新的长城……

群情振奋而又秩序井然。

我轻轻舒了一口气，自觉不自觉地寻找起那双让我留恋的眼睛来。遗憾的是，在人头攒动的会场里，那双眼睛失落了。我不免感到一丝惆怅。

我送走老山前线慰问团的刘宜老师，回头便看见巍峨宽阔的图书馆大门的高高台阶上，站着一位体态丰盈的姑娘。她穿一件缀满玫瑰花的红色连衣裙，腰系一条蝴蝶扣黑色腰带，荷花袖口镶着滚花锦边。她的脸庞白皙红润，两道修饰的眉毛下，是一对闪烁智慧的眼睛。她的嘴唇柔和，像露水下的花瓣，微凹的嘴角隐约着笑意，使挺直的鼻子形成一条不太明显的弧线，渗透着少女的朝气。她右手拿一个绿皮笔记本，左手下意识地一捋披肩的秀发，灿烂无比。

是她！老山前线慰问团报告上，我已经和她用眼神交流过，那时我还

失落过。然而这一瞬间，失落的惆怅荡然无存，我心花怒放，不，确切地说，是心猿意马。我甚至奇妙地想起卜伽丘《十日谈》里那个远离尘世、在深山里成长的小伙子。当他第一次跟父亲来到浮华的城市，看见一群衣着华丽的漂亮姑娘，就迷失本性地打破了父亲的告诫——不要看“绿鹅”，那是祸水。他本能地要求父亲给他带一只“绿鹅”回深山喂养。现在，我的面前就站着一只人间最美妙、最动人的“绿鹅”，这只“绿鹅”像精灵般唤醒我心中的渴求，使我青春的血液不可抑制地澎湃起来，“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”。

我渴望把这只“绿鹅”带回家喂养。

我一步一步登上台阶，近了，咫尺；心啊，忐忑；血液，凝固。我看了她一眼，脑子伤感地流过普希金的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》的诗句：

一切都是瞬息，
一切都将过去，
而过去了的将会成为最美好的记忆。

“嗨——”

就在我和她失之交臂时，一声天籁之音，在我耳边响起，我知道，这是“寤寐求之”的“绿鹅”在召唤我。

我立住脚，抑制着内心的欣喜，不露声色地侧身打量起她。

“我是隔壁教院的，在院图书馆工作，兼院团委宣传部长。我想，就刚才——我们应该是认识的。”她用谨慎的眼睛看着我。

“是的，就刚才，你和我的眼睛。我记得。”我淡定一笑。

她白皙的脸上刹那浮起羞涩的红晕，慌乱地低下头，手无意识地翻动着手里的笔记本。这样持续约十几秒钟，她抬起头，用真诚的眼睛望着我说：“你们图书馆共青团活动搞得真好，名声在外。我慕名来找过你两次，你都不在。像今天这样的老山前线慰问团报告会，太有教育意义了。还有，你的精彩演讲，让人激情沸腾。要是我也能像你……那就美死了。我一定得好好向你学习。”

她甜美地望我一笑。

“互相学习，取长补短。”我说着，自然而然地扬头挺胸，心里顿时弥漫着一种感觉，一种踌躇满志的感觉。这种感觉是亢奋的，是事业成功的亢奋，是想带回家的“绿鹅”对我工作肯定的亢奋。我想到屠格涅夫说的话：生活是多么的好啊！人活着是多么的好啊！

“那……今后再有这样的活动，能通知一下我吗？我们教院的共青团的活动，也要像你们一样开展。”她说，眼睛里含满了希望。

“当然，如果你愿意，下星期三，我们图书馆团委和蒲纺团委有一个联谊活动，你们教院的团干部都参加。”我颌首微笑，彬彬有礼。我是在模仿电影演员的绅士风度。

“真的？”她惊喜地睁大眼睛，双手一拍，张开双臂，像一只拍打着翅膀向我飞来的绿鹅。

我一愣，心跳加快，血涌上头，脸火辣辣发烧。我想到了拥抱，向我扑来的美丽绿鹅的拥抱，我应该紧紧地抱住她，带回家，全心全意喂养在家中，我等待着……

她没有向我扑来，双臂只是在空中划了一个优美的弧线，拿笔记本的右手自然垂落，左手平行前推，拇指和食指一衔，作出一个OK的手势。

我目瞪口呆，慌乱地回答：“真的。”

“谢谢你了，书记同志。”她落落大方地向我伸出手来。

我手足无措，尴尬地握住她的手，木讷地问：“请问，你叫——？”

“我叫李萍，木子李，浮萍的萍。”她粲然一笑，问道：“你呢？”

“我姓夏，夏天的夏，刻骨铭心的铭。”我回答，心绪平静了许多。

“我记住了，夏天的夏，刻骨铭心的铭。夏——铭。”她嘴唇微微上翘，有点调皮地说道。

看着她那可爱的表情，我平静了心绪，渐渐恢复了常态。我抬腕看了一下表说：“瞧，十二点了，就在这里吃午饭吧。”

“下次，”她犹豫了一下，莞尔一笑补充说，“下次一定。”

我的心里不由得一动，理解到了“下次一定”的潜台词，顿时感到没有比享受“下次一定”这四个字更让人陶醉的了。如果说“下次”是一种委婉

的推辞,那么“下次一定”就是一种承诺,一种默许,一种向往。我的心里自然而然地升起一片灿烂的阳光,荡漾起春天的涟漪。

“那我走了,再见。”她用亲近的目光看了我一眼,便转过身,迈开步子,像轻盈的风飘下台阶。

我对着她的背影,孤独地挥动着左手,我觉得眼前的一切似乎都朦朦胧胧,又似乎是真真切切。因为,有一种甜蜜的感觉在我的心田潺潺流过。

但愿人长久。

但愿情真切。



她叫李萍,在隔壁教院图书馆工作,院团委宣传部长,我思念的姑娘。这姑娘,她答应要和我共进餐,是我和她,而没有旁人,这里面的深意,那将是绝伦的美妙。我躺在办公室的长沙发上,双手交叉枕着后脑勺,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,浮想联翩。

办公室里很静,只有电风扇发出“嗡嗡”的声音,这声音,像春天山野蜜蜂采花酿蜜的繁忙歌唱,让人充满了对生活的渴望,对生活的憧憬,对生活的赞美。

“叽喳——”一声鸟鸣,打破了我的思路,我偏头望窗外,老樟树上的墨叶,掩映窗口,郁郁葱葱,遮住了我的视线。

我踱步到窗前,眺望起图书馆大门,一朵白云,悠悠地遮住太阳,在大门口留下一片阴影,这阴影正是我心驰神往的地方,眼前浮现出李萍的情影:美丽的脸庞,丰盈的身体,舒展的双臂,含蓄告别的神情,这一切,使我产生了最炽热的爱的渴望,虽然是单相思的。

我给自己泡了一杯浓茶,坐在办公桌前,拉开抽屉,拿出文件夹,抽出一份厅团委近期下发的《关于加强共青团员精神文明建设的几点建议》的文件,默默地读起,我怎么也看不进去,文件反复读了多遍,精神文明的几点建议在我脑子里仍然模糊不清,而思念的干扰,使我的脖子就像上了发

条，不时扭头去看窗外，仿佛李萍会像变魔术一般，突然出现在图书馆的大门口。

“小夏，明天上午八点半开党委会，你通知一下党委成员。内容是有关人事调动。”新任党委书记兼馆长雷海悄然进来，冷不丁地对我说。

我一惊，抬头看墙上挂的钟，三点过一刻。我收回遐想，连忙起身道：“知道，这就通知。”

“坐。”他不苟言笑地走到我对面的办公桌前坐下，拿上一份摊在桌上的文件，随手翻动着，眼睛时不时瞟下我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又没有说出来。

我很不自在，怔怔地看着他。

他看上去五十来岁，褐色的面部闪着冷光，眼、鼻、嘴的线条都很硬；身材瘦长而干练，宛如雕像，给人威严。

我无法猜测他内心的想法，玫瑰色的梦也消失得一干二净。我感到额上流出了细汗，如坐针毡。我想打破这沉闷的场面，几次挤出笑脸望着他，都在他冷漠的无言中尴尬自灭。我感到了卑下，情绪也激动起来。我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听筒，准备拨打电话，通知党委成员明天上午八点半钟开会。

“先不忙打电话，聊聊。”他点起一支烟说。

我放下电话听筒看着他。

“今天上午，共青团搞的老山前线报告会，开得很成功嘛，啊，反响很大，也很有教育意义。”他吸了一口烟，脸上掠过一丝倦意的笑容。

我回以淡淡一笑，而体内却涌动起一种兴奋和满足，一种被馆领导肯定的满足。也许是出于他对我的夸奖，我起身沏了杯茶，恭敬地递给他。

“小夏呀，早就想和你坦诚相见，你看我这新官上任三把火，实在是太忙，分不了身。现在正好，赶个空，我们推心置腹交流一下好吗？”他含着微笑看着我，目光是真诚的。

我点了点头，心里暖暖的，我知道他此时选用的“推心置腹”这四个字的分量。但是，分量几何，不得而知。我欠身微笑点头，是卑微的。

“小夏呀，老馆长退位时，跟我说了你的情况，对你评价很高。我个人的看法也是这样。”他揭开瓷杯盖，用嘴吹吹，呷了口茶，继续说道，“所以，

组织上决定送你上省委党校学习,把你作为第三梯队培养,你可不能辜负组织对你的希望哟!”

我的眼前一片明媚灿烂。是的,我现在是一个上进的青年,担任图书馆的党委书记、团委书记、工会委员、人事干事,而这一切定位,是我来图书馆还不到五年时间取得的。

我感激地望着他,我觉得他是那样的亲近,令我敬重。

“知道了,”我郑重地说,“请相信我。”

“这就好,”他说道,“你复员到图书馆后的工作表现,是有目共睹的,发扬了部队的好作风,还要继续保持。但是,部队和地方是有差异的。部队的作风很硬朗,而地方却不同了。所以,你硬朗的工作作风,还是要改一改。要学会避其锋芒,化解矛盾,说透一点,就一个字——忍。你想想,刀刃插在心字上头,忍之。你现在从事的工作,接触面广,矛盾多,要吃透文件精神,万事和为贵,所以要忍。当然,必要时,也要去掉心字,以政策办事。”

他侧身把烟灰有节奏地弹进烟灰缸里,严峻的面孔伴着袅袅的青烟,显得既深沉又威严。

我茫然地望着他,我觉得他的话不无道理。但是,我又觉得忠言逆耳,心有疑虑,那政策里的刃是怎样的含义?如何以和为贵开展好自己的工作,这深刻的道理用于实践,值得我深思。

“小夏呀,我对你是直言不讳的,因为,我信任你,邹忌讽齐王纳谏,我今后工作的开展,需要邹忌这样的人呀。”他将烟摁灭在烟灰缸里,用审视的目光看着我,等待我的回答。

我避开他的目光低头沉思。办公室里很静,就连窗外樟树上的鸟鸣也骤然停止。

“谢谢雷馆长的开诚和引导,”我抬眼望着他真诚地说,“士为知己者死,我一定努力工作,不辜负领导对我的希望。”

“我相信你的话,当过兵的人嘛,一言九鼎。”他和蔼地一笑。

“既然雷馆长今天的谈话是推心置腹的,我也想谈一点想法,谈一点建议。”我望着他,思考了片刻说道,“作为您的下属,我希望我的领导作风正派,体恤馆情,受人尊敬,办事雷厉风行。老馆长是个老革命,是一个高

级干部，他生活简朴，以身作则，三代人住两间房，全心扑在工作上，这是他的本色，我能理解。我是搞人事的，据我所知，全馆职工居住条件很差，大部分家庭还蜗居在二三十个平方的房子里，他们敬业工作，毫无怨言，我真的被老一辈图书馆人所感动。像老馆长那一代人的核心理念是工作，工作，还是工作。但是，时代在前进，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一馆之长，要把职工的居住条件、工作条件放在首位。我跟您说一件事，陈老师现在已经五十二岁，体弱多病，严重贫血，还在书库里搭梯子上书，我看过她的档案，一九四八年参军，朝鲜战场立过功。可她从不居功自傲，像老黄牛一样任劳任怨地工作。雷馆长，我真想在您的领导下，好好地为一辈的图书馆人做点什么。”

我说这番话很恳切，心中有一股激情在涌动。

“是啊……我们图书馆人！”雷馆长扭头看着窗外陷入沉思，过了好长时间，才回过头看着我说，“我是应该尽一切努力来改善图书馆人的生活条件，这是我的责任。但是，你知道吗，图书馆在厅系统是老么，改善居住条件，工作条件，谈何容易？首先是经费，没有钱，办事难啊！”

我的心一沉，无望地看着他，喃喃道：“再难，我们也要去做呀！去向上级领导争取呀！《徐九斤升官记》里说得好，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。我们不能无所用心啊！”

他清瘦的脸上掠过一丝阴影，起身叩着桌面说道：“事件总得一件一件去做，欲速则不达。不要把现实太理想化了，否则，就会晚上想的事，与白天做的事完全不一样。要在工作中学会工作，你慢慢会懂的。”

他起身来到我跟前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走了。

我已经没有了想“绿鹅”的情绪，满脑子都是工作中的人和事。我从部队复员到图书馆近五年，在图管部、辅导部、科技部都待过，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，经历的每一件事，都是图书馆人平凡的感动。去年，我调到了人事科，在老馆长的领导下，我能像一个冲锋的战士一样忘我地工作，做好每一件事情。而今天，雷馆长说了这么多复杂的过程。我该怎么去工作呢？我的头想得发胀。

窗外，老樟树上的鸟在啼鸣，细碎而热烈，我把目光移到葱郁的老樟树上，寻找起啼鸟——是几只白头翁，它们在树枝上蹦跳欢闹，好不热闹。我的心情随之放松下来，情不自禁地哼起了《花儿与少年》：

.....

春季里(儿就)到了(者)，
迎春花开，
迎春花开，
年轻的(个)女儿家躁呀么躁青来呀，
小呀啊哥哥！

.....



是的，我已经不是“花儿与少年”，也不是那“小呀啊哥哥”，我已经长成了一个风流倜傥的青年。有人说我的身上有于连的影子，我读过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，知道于连是在歧视中成长的，反抗精神特别强。而我确实和于连有许多相似之处。我四岁丧母，是跟父亲长大的。父亲对我的教诲很简单：呵斥，吼骂，耳光加棍棒，这就证明我是个顽皮又不听话的孩子。一次，父亲给我买了一件新棉袄，用旧春装罩着，怕我弄脏了新棉袄。我臭美，上学的路上，偷偷把罩衣脱下塞进书包里。那是一个雪后放晴的上午，天上挂着太阳，极冷。下课铃声一响，我就“哧溜”第一个跑出教室，倚在走廊的墙角，高声喊叫：“快来挤油干哪，快来挤油干哪——”

同学们蜂拥地贴着墙，排成一字，用力挤向我高叫着：“挤呀嘛挤油干哪，越挤越好玩哪！”

女生们力气小，在拥挤中，贴不住墙，便拽扯着我的新棉袄。在“哧啦哧啦”的声声中，伴着被挤出队伍的嘲笑，迎来了上课的铃声，而我崭新的棉袄上，一团团雪白的棉絮外露着，特别的刺眼。接下来就是放学回家挨

打。那皮带抽在肉体上发出的清脆声响，并伴着我杀猪般的嚎叫，绝不亚于挤油干的欢笑声，让我恨透了学校。所以，我从小就不喜欢上学。而且我还害怕考试，每次考试完后，我就会低着头，拖着脚，心慌慌，背着鸭子（二分）回家。父亲的责任就是看我的考试成绩单，来看我上课是否用心听讲。考试成绩三分以下就要挨打，那是父亲对我最好的教育。在我童年的想象中，我是多么希望能有一个童话世界的宝葫芦啊！那样的话，我就可以不用学习而和小朋友们疯玩，宝葫芦就会给我五分的考试成绩单。我期盼着。

那是一个暮春，我下课疯耍，上课非常疲倦，再加上是我最不喜欢的算术课，所以在春风的抚摸下，我上下眼皮直打架，老师在我眼里渐渐模糊了，我索性把算术书竖在课桌上，头藏在书后，趴在课桌上做起了宝葫芦梦。

“夏铭同学，你上课睡觉，考试能不抱鸭子吗？”算术课老师生气地右手拿着课本，左手敲打我的课桌。

我惊醒，用手一抹嘴角的“哈喇”水，眨着惺忪的眼睛望着算术老师，等待罚站。

“你看看其他同学，”算术老师随手一指说，“上课都在认真听讲。”

我顺着算术老师手指一看，学习委员王平头枕着书也在睡觉，课桌上摊满晶莹的涎水。

“老师，王平也在睡觉。”我眼睛一亮，兴奋地用手指着王平说。

“你没看见，王平睡觉是头枕书，那是思考。你呢，用书遮挡，偷偷摸摸睡觉，成绩能好吗？”算术老师严肃地批评我。

我滴溜着眼望着算术老师，脑子飞快转动，我的悟性太高了。我从算术老师的批评中，发现了学习成绩好又能上课睡觉的秘诀。

从此后，我上课倦乏，也学王平同学头枕书，嘴角淌着“哈喇”水睡觉。

期中考试，我的算术成绩得了个大大的鸭蛋，接下来的情节就可想而知了。

即使这样，也没有人说我傻。老师、邻居都夸我——夏铭这孩子聪明、机灵，就是没有用在正道上。

至今,我对聪明没有用在正道上不敢苟同。聪明就是智力发达,是别人想不到的事我能想到,别人不敢做的事我敢去做,这才叫聪明。

孩提时,我喜欢躲猫猫。在我所住的博文中学,我们好多家住在像今天的别墅一样的老房子里。当我的一个小伙伴面向墙,高声问道:“躲好了没?”藏在门后的、楼梯下的、蜂窝煤后的小伙伴就回答:“躲好了。”于是,问藏好了没的小伙伴就循声过去,一个一个把他们找出来。

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天,我们老房子的小伙伴又玩起了躲猫猫。老房子里有个大厅堂,是公用的,在大厅堂的一个角落,有个水桶大小、半圆的篾篓,篾篓里罩着黄老师买回不久的小鸡。篾篓的上方,是一个圆口,黄老师每天都从圆口给小鸡喂食。喂完食后用木锅盖盖上。我为了不被小伙伴找到,揭开锅盖,藏进篾篓,再重新盖上锅盖。篾篓的空间很小,我不得不和小鸡争领地。挤得小鸡“吱吱”乱叫,我害怕小鸡的声音引来找我的小伙伴,于是,哪个小鸡“吱”声,我就捏那只小鸡的脖子,直到所有的小鸡都安静了。

小伙伴们怎么也找不到我。是黄老师喂鸡时才发现了我的藏身之地。

“哎呦咗——,你这小淘气,怎么躲在我的鸡窝里面。”黄老师把我从篾篓里拽出。

我耸拉着头,不敢吭声。

“妈咗——,我的小鸡,我的小鸡,你把它们都弄死了。”黄老师弯下腰,拨弄着一只只趴在地上不动的小鸡,样子悲切。

这件事的结果很简单,父亲赔黄老师的鸡钱,我理所当然地接受暴力的惩罚。

父亲对我的暴力,在我幼小的心灵埋下了复仇的火种,我搞不明白,父亲为什么可以随意地打我,而我却不能打父亲,以牙还牙,理所当然。有几次,父亲打我时,我攥紧拳头,想和父亲对打,自古英雄出少年。可是,当我扬着头,面对父亲这个庞然大物,我突然明白了,打不过父亲,所以,我害怕父亲。我和父亲的关系,就像老鼠见了猫。我是老鼠,是一只决不屈服强者的小老鼠,因为,我会寻找适当的机会,狠狠地咬猫一口。

在我挨打的第二天傍晚,父亲在走廊里做饭,我早早埋伏在窗下,轻

轻推开窗户，留出一点小缝隙。从腰间拔出用铁丝弓成的手枪，掏出纸叠的子弹，勾上橡皮筋，拉长挂在枪栓上，然后把枪从窗户的缝隙伸进，瞄准正在蜂窝煤炉上炒菜的父亲的前额，屏住呼吸，扣动扳机。枪的性能太好了，“叭”的声响盖过了锅铲和铁锅的声音。我连忙收回手枪，用手捂住嘴，头靠在窗户上偷笑。

我好不惬意！

其实，我的所作所为，就像课文里的鸵鸟，头躲进石缝，整个身体露在外边一样。我把自己贴在窗上，暴露给了父亲。

父亲冲出来，一把揪住我的衣领，把我拎进房里，按在床上，甩手狠打我的屁股。同时厉声道：“你这个苕儿子，暗算起爸爸来，你把爸爸的眼睛打瞎了，谁来养你？”

我拼命地挣扎，哭着扭头看父亲，父亲脸上的眉骨处起了一个青疙瘩。

我心里得意，咬紧牙关，任凭父亲打我，没有求饶。

我小时候是顽皮的，也是倔强的，我既害怕父亲，恨父亲，但又爱父亲，因为，父亲在我眼中是强大的，无人可以代替。

小时候，我最喜欢玩玻璃珠。在路边的泥地上，几个小伙伴们一蹲，四指握珠，斜眼瞄准，大拇指用力一弹，“砰”的一声，弹出的玻璃珠击中了另一个玻璃珠，赌博的游戏开始了。每次我和小伙伴们玩耍，都会赢很多的玻璃珠。那天，我和院子里的三毛一起玩打玻璃珠的游戏。我的玻璃珠擦边击中了三毛的玻璃珠，他说没有，不给我，我执拗，非要。拉扯中，我和三毛厮打起来。三毛人高马大，一次次把我摔倒，我一次次爬起来扑向三毛。我的鼻、嘴都流出了血，但我没有退缩，发疯似的和三毛扭打着。也许是他看我满脸是血，害怕了。他也哭了起来。趁他畏怯时，我侧身挥拳，对准三毛的脸重重一击，三毛的鼻子也见了血。这时，三毛的妈妈赶来了。她扯开三毛和我，责怪说：“你们玩就玩，怎么打架呢？看看你们的样子，以后不许一起玩了。”

三毛仗着他妈妈在，趁机狠狠地踢了我一脚。我扑向三毛，却被他妈妈拦住了。

我感到愤懑，握紧拳头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此时此刻，我是多么想有个